



## 竺摩长老



著作：佛理论集

### 金刚经中三大问题

大乘佛教的金刚经，有秦译本和唐译本，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，几乎像「阿弥陀佛」的口号，家喻户晓；且有「久念金刚不坏身」的俗语。金刚之坚利，物不能坏，能坏众物，本来用以比喻般若的大智慧宝，坚故不为魔外法术的所坏，利故能坏魔外一切理法；而俗人不察，或以为金刚是很坚固的，所以金刚经念得多了，可能念得身体不坏，长寿永生。其实经中处处说到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」的四相皆空。第一是我相空，那有身体可以不坏？如懂得经义，把此不坏的身体指作「法身」？即佛的真身，那倒也合理，因久念金刚，深悟空理，念到人我双亡，四相皆空，那无相而常住的法身，便自然地显现，真的会永久不坏了。

本经在正宗分中，须菩提劈头就提出问题：「世尊！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」？这里只有两个问题，理应包括三个问题：（一）应怎样发菩提心？（二）应怎样修持，使此心长住菩提道中？（三）应怎样调伏此心，不使之因懈怠懒散而退堕？在唐译本中亦有三个问题，即「应云何住？云何修行？云何摄伏其心」？在前二个问题中，亦应包括「怎样发心」的问题。这三个问题，是本经重要的经义所在，如能明白理解，对于本经的道理，就可以思过其半了。

#### （一）怎样发起胜心？

发心等於立志，为学佛必需之目标。亦即发愿、由信而愿、由愿而行，办道之资粮，必经之程序。但学佛发心亦有二种：一发出离心，由於厌此世界苦、空、无常而求自己解脱，属于小乘行者；一发菩提心，同感世相苦、空、无常，而他发的是积极的胜心，并不是厌世消极，乃要改造现实，自利利他，这属于现在本经的发心，是要发大乘行者的菩提心，其内容包括了四个要素：

1. 发广大心：如经所谓「诸菩萨摩訶萨，应如是降伏其心！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：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湿生、若化生；若有色、若无色；若有想、若无想；若非有想、若非无想」。此言发心学佛，要为所有众生求离苦，不为个己求快乐。正如华严经说的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」。就众生的四生说，把所有众生分成四类：（一）卵生，如鸡鸭等是，大如金翅鸟，细如虻虱。人中亦有卵生，如唐代的鸟巢禅师，是由卵生的。（二）胎生，如人畜等是，大如象驼、小而猫鼠。（三）湿生，大如鱼鳖，小如蚊蚋。（四）化生，无而忽有曰化，如鬼神等是，上而天神、下而地狱、中如人间的米麦果实所生之虫类。若依三界分类，所有众生，分成三对：（一）若有色、若无色一对：有色即色界四禅天及欲界五趣杂居地的一切众生；无色即无色界四天众生。（二）若有想、若无想一对？有想即三界九地的众生，除了四禅天中的无想天，其他众生皆为有想；无想即无想天的众生，以强力修定，压住妄想，如石压草，意识不起，入无心定；但定力衰时，想仍生起，如石去草再抬头，乃外道修定所生。（三）若非有想、若非无想一对：是指非非想处众生，因此天众生入定微细，即非空无边处、识无边处的有想，亦非无所有处及无想天众生之无想，故名非想非非想。或因此天前七识已不现行，故非想；而第八识种仍潜在，故非非想。这里佛对须菩提说：你要学佛发心，须要对所有三界九地的众生，发起广大平等，普度一切的菩提心，上求佛道，下化有情，才合行菩萨道，修学佛法的理趣。

2. 发最胜心：发广大心是约横面而说，言其范围广泛；发最胜心是从竖面而说，言其到达最高最

胜之点。如经云：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」。梵语「涅槃」，旧译「灭度」。由「我空智」灭除「烦恼障」，由「法空智」灭除「所知障」，叫做「灭」；灭烦恼障，度过界内的「分段生死」，叫做「度」。故灭度、即灭去生死，度到涅槃。世人不明佛法，往往以涅槃为空洞虚无、厌世消极，每多误会。英国文学家韦尔斯在「世界史纲」中说涅槃，说得很对：「诸恶即除，我之一念已不留於念中，於是乃达最高之智慧，即入涅槃。人或误会以涅槃为寂灭，不知此但指个人利益之目的，能使生活卑污可怜或可怖者灭绝耳」。误认涅槃为虚无寂灭的人，於此当可醒悟。

涅槃有「有余」和「无余」？小乘以初果至三果为「有余涅槃」，以四果灰身灭智为「无余涅槃」；大乘以无余涅槃，通於佛果之「无住涅槃」，即知涅槃性空，无生死可了，不住生死，无涅槃可证，不住涅槃，无住可住，住於中道。现在菩萨发心以灭度一切众生至无余涅槃，故为最高最上的胜心。

3. 发绝对待心？菩萨发心，要发无对待心。无对待，即是绝对绝对，不是相对相待的境界。如菩萨发心度人，觉得自己为能度者，众生为所度者，即是有分别心、有对待心，有所得心，非菩萨心；盖人我之见未灭，即是凡夫心，非菩萨心。故经云：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」。这就是说，菩萨救度了很多人，而不觉得有一人为自己所度，因知众生缘起性空，本不可得，那有实在的众生为我所度？而於中生起报恩的思想，功利的观念，须知所修的善法，所做的佛事，只不过是如幻如梦吧了。故经中说 菩萨度尽众生，空无所著，如「建水月道场，作空花佛事」。

菩萨心量广大，纵使度尽众生，而不觉得有众生为自己所度，其原因有二：（一）在事相上说，觉有众生可度；在理性上说，佛与众生同一理性，平等平等，所谓「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众生」。因众生自性本来清淨，烦恼与菩提不二，生死与涅槃一如，若执有众生为我所度，即落於凡夫的区别心境，而非菩萨的平等用心了。（二）以般若平等大慧，照了诸法假相如幻，其性本空，在这真空理中，连佛与众生的名字都不可得，那还有相对的众生可度呢？如能观察诸法与诸众生如此清明，就会把狂妄的妄心降伏下来，才配称为无对待心的菩萨。

4. 发无倒心：倒是颠倒，无颠倒心是与有颠倒心相对的。经中说：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」。菩萨心顺於理，观空无得，若不知我等四相缘起性空，於中生起颠倒执著之心，四相不亡，即非菩萨；若知我等缘起性空之真理，於中心无执著而造业，即无颠倒。我相，是於五蕴和合相续的假相中，执有我的个体存在。人相，即执有与我相对的他人存在。众生相，包括三界所有人及非人的差别相，亦名「众同分相」。如人的样子都是差不多的，叫做「人同分相」。天有「天同分相」，地狱亦有「地狱同分相」等亦是如此。寿者相，是执有我的一期生命存在，利益高於一切，他人不可侵犯。但亦有精神寿命与事业寿命的二种。如中国的秦始皇霸占天下，在事业上，想给自己的子孙传承百世；在精神上又想自己长生不老，故命方士入海求仙，以寻不死之药。这样执著四相，皆因不知四相本空。四相怎知是空呢？如以「我相」来说，考其为我的我，必须要具备四个条件：（一）我必能做主宰；（二）我必是常住不坏，（三）我必能自在，（四）我心须普遍。但现在我们这个代表我的身体，要做这样不得，那样不能，那只能做得主宰？我的身体，是五蕴和合，缘生幻有，缘散即坏，那能常住？身是苦报所感，要病便病，要老就老，那有自在？我困身内，触处成滞，障碍重重，那能普遍？如此推穷，我不可得，则与我对立的人相，又焉能存在？我相与人相即不可得；则众生相是人之累积，自然亦不可得；人我众生三相即空，寿命亦无从建立，自然亦是空的。了悟四相皆空，就不会再起颠倒之想。圆觉经说：「未除四种相，不得成菩提」。故菩萨须发无颠倒心，不迷执境，四相皆空，方能成佛。

## （二）怎样把心安住？

经中的「云何住心」？是解明学佛的人，应怎样修行，才能把心安住下来？心不能安住，便是学佛的根本问题未曾解决。金刚经说：「菩萨於法，应无所住，行於布施；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布施」。这是说，菩萨修行，应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的六波罗密多为要务；但修此六法时，须要心无所贪，不著於相。於是先举布施来说，布施要为布施而布施，不为贪爱色等六欲而布施。普通人布施，不贪色相，即贪声尘，或耽意法；到了小乘行者，修至初果「须陀洹」，名为「预流」，亦名「逆流」，即逆六尘之瀑流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心不随境转，即不逐六尘之欲的爱河漂流了。

六尘：

- (一) 是色尘，有青黄赤白等显色，长短方圆等形色，美丑不等，为眼根所对，眼识所缘之境。
- (二) 声尘，有丝竹环佩的声，男女歌咏的声，粗细不等，为耳根所对，耳识所缘之境界。
- (三) 香尘，有檀美馥之香，香粉香水之香，好恶不等，为鼻根所对，鼻识所缘的境界。
- (四) 味尘，有饮食珍馐之味，椒醋辛辣之味，嗜好不同，为舌根所对，舌识所缘之境界。
- (五) 触尘，男女身份之触，绫罗柔滑之触，硬软不等，为身根所对，身识所缘之境界。
- (六) 法尘，非色法，属于心，过去的回忆，未来的憧憬，都属意根所对，意识所缘的境界。初果罗汉，开始破「见思烦恼」，故不再贪爱六尘，随之漂流了。

至於菩萨的修养，不但我空、法空、於空亦空。本经所谓於法、非法、非非法皆空，达到四相皆空，才能六尘不染。所以经说：「菩萨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；若心有住，即为非住」。须知住有是凡夫，住空是小乘，菩萨不住空边，不住有边，二边不住，故得无住生心，惑业不行，轮回不转，易凡为圣，离苦得乐。

古来修菩萨行者的祖师，其於佛法，得个入处，不但其心无执无住，不随六尘所转，且能控制六尘，转於六尘，利用六尘大作佛事。今各一一举例说明之：

(一) 以色尘作佛事：唐代禅宗盛行之时，很多僧尼参禅悟道，透脱桶底。时有尼师，参访一位老禅师问法，禅师告知客师，命其半夜十二点钟来见。尼师照嘱夜半参礼禅师，只见此老禅师搽脂抹粉，女装打扮，坐於禅床，尼忽大悟。问她悟个甚么？答一偈云：「大道无男女，只因一念差，若能心不起，遍地种莲花」。又有灵云禅师，东访西参，踏破芒鞋，无法悟道，不如归去，看见桃花盛开，忽然见性。有偈为证：「三十年来寻剑客，几番落叶又抽枝；自从一见桃花後，至到如今更不疑」。

(二) 以声尘作佛事：唐代禅宗，有「马祖兴丛林，百丈立清规」之语。马祖道一，一代宗匠，所谓「一个马驹儿，踏杀天下人」，在其门下参学而明心见性者八十余人。时百丈为侍者，跟他参学多年，一如常人，别无奇特。一旦马祖说完法，回方丈室，百丈将锡杖和拂尘挂好。马祖看他时机已到，叫他拿拂尘来，问他「将来怎样担当大法」？百丈不说话（知禅不可说），只拿拂尘左右一拂，挂回原处。意思是学你老师父一样，拂尘一拂，说法度人；但当其挂回拂尘，走至马祖前，马祖便大喝一声，使他耳聋三日。从此悟道见性，开坛说法度人。这喝声，便是以声尘弘法，大作佛事。

(三) 以香尘作佛事：禅宗自盛唐弘盛而後，宋朝尚继余绪，不少见道高人。如慧业文人黄山谷，亲近黄龙禅师，参究多时，见僧多悟道，而自不悟，以为黄龙重僧而贱俗，尚有秘密心法，不肯告他，心多不平，时与慧业文人，发出怨语。黄龙亦知其意，惜未到机缘，无从下手。一日院中木樨盛开，芬香扑鼻，适山谷到来，见是时机，乃问山谷：「闻到木樨香否」？山谷闻香，立即见性。乃说一偈：「说是还家未到家，水边林下旧生涯（自知前世曾为僧）；昨夜月明云散後（经师指点破惑见性），西风一树木樨香」。亲近黄龙，时在指迷，而自迷不知，反怪黄龙贵僧贱俗！平日时时闻香而不知香，一经点省，始知香的真价。亦如我们在迷，不知自有佛性，一经指点，才知佛本在心，不向外求。当时山谷悟後，黄龙问他：吾尚有秘密传僧而不传俗否？山谷哑然失笑，已会其意。这便是借香尘说法，使人悟道。

(四) 以味尘作佛事：唐云门文偃禅师，凡有人来向他问法，不论对方提出甚么问题，如「谁在参禅」？「如何是祖师西来大意」等等，他的回答，都是「请吃饼去」！听者每於言下，有所感悟，自见其性。这是以味尘作法事。又茶，亦是属于味尘。有赵州从谏禅师，为了参禅，东跑西奔，跑到八十三岁，不知跑烂几多草鞋，只悟到「吃茶去」的道理，凡是有人请问佛法，他只有一句答话：「请饮茶去」！一天有僧来寺挂单，赵州问他：你来过这只没有？答已来过。赵州就「请饮茶去」！僧便悟。不久复来一僧，赵州问他来过这只吗？僧答未曾来过。赵州亦请「饮茶去」！僧亦悟。他的侍者在旁听得奇而追问：为何已来过的请饮茶去，未来过的亦请饮茶去？赵州答他：请你亦饮茶去。侍者听了亦悟道。茶亦属味，这即以味尘大作佛事。

(五) 以触尘作佛事：唐德山禅师用「棒」摄机，临济禅师以「喝」说法，皆是以触尘弘法。唐

黄蘗禅师，宗风甚高，曾有名句：「大唐国里无禅师，不是无禅是无师」。何等口吻！如无真正工夫，那有偌大的口气！当时他为一大丛林中的「方丈和尚」，住众千人。彼自见性，有首座药山，亦是见性人物。时临济在他座下挂单三年，寂寂无名。药山知他是法器多方提携，促入方丈问法，得益必多。他听了药山的忠告，去方丈向黄蘗问法。问的是：「甚么是佛法大意」？问了三次，被他棒打三次。每次被打，灰心万分，而药山禅师终是在旁鼓励他，大善知识，槌槌恶辣，多吃一番苦头，多增一番见识。可是到第三次被打时，自觉住此三年，三问三打，毫无所得，不是机缘，拟往他处。药山同意他去。和尚告以「你的机缘不在我处，在大屿禅师处」。他到大屿禅师处，问他：来自何处，曾参何师？答以自黄蘗处来，曾参师黄蘗，三问三打。大屿闻之大笑不止，并谓：「黄蘗和尚大悲心切，可敬可佩」！临济听了奇而再思，忽然大悟。大屿知其已悟，应回谢和尚。临济即跑回黄蘗处，黄蘗问他为何跑来跑去，多费时间？临济一巴掌就向黄蘗打过去。意谓我给你打得多，现在要打回你」。黄蘗呵之，临济大喝一声，知他已悟，亦便呵呵大笑了之。盖已到见性境界，祖祖道同，佛佛平等，打来打去，亦无所谓了。临济后来度人，只用一喝，大作佛事。所谓「黄蘗棒，临济喝」，大声一喝，耳聋三日，莫非以触尘作佛事了。

（六）以法尘作佛事？法尘为法处所摄色！意识所缘，范围甚广，通於三世。但修养有素的人，法尘意想，都可以作佛事。如六祖坛经上所载，惠明追夺六祖衣钵，惠能把衣掷於石上说：「此衣表信，可力争耶」？能隐草莽中，惠明至，提掇不动。乃唤云：「行者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望仁者为我说法」。惠能云：「汝既为法而来，可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，吾为汝说」。明良久，惠能云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」？惠明言下大悟。这因意识缘於法尘，终日分别妄想，不是思善，便是思恶，今既不思善，又不思恶，不落分别，契悟正智，即便见性，这就是利用法尘说法，作大佛事，使人悟道。

金刚经的宗旨，空除四相，扫荡执情，有破无立，与禅宗的无念为体，无相为宗，无住为用的无得正观，正相契合；而於尘境逆流，不入色香味触法，了悟六尘性空，广建如幻佛事，亦正是菩萨处世度生的作略。惟其如此，才合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」的旨趣，无怪乎六祖听经至此，便於言下大悟了。

然开悟亦有真悟与假悟。假悟如天慧澈禅师，因当时雍正皇帝敬佩玉琳国师，徵求玉琳的嫡嗣，众推举高寺的天慧澈禅师。雍正问他：「你是国师嫡嗣，还说国师宗旨否」？天慧澈因自己是癞痢头，就答：「我有癞痢头在」。雍正乃以剑拟之云：「割你却你癞痢头时又如何」？威逼之下，惊不能答。後雍正限其於宫中修禅七天，如仍答不出，君无戏言，必割却他的癞痢头。到第七天，惊恐万分，一心跑香，不觉头碰殿柱，豁然大悟，求见雍正。雍正为他印证说：「且喜你已识得国师宗旨」！此因未逼未悟，逼极方悟，故为假悟。

真开悟，如六祖坛经的永嘉玄觉大师，去参六祖，绕师三匝，振锡而立。师曰：「夫沙门者，具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。大德自何方来，生大我慢」？觉曰：「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」！师曰：「何不体取无生，了无速乎」？觉曰：「体即无生，了本无速」。师曰：「如是！如是」！这时得法，玄觉方具威仪礼拜，拜後则要辞别。师曰：「返太速乎」？觉曰：「本自非动，岂有速耶」？师曰：「谁知非动」？觉曰：「仁者自生分别」。师曰：「汝甚得无生之意」！觉曰：「无生岂有意耶」？师曰：「无意谁当分别」。觉曰：「分别亦非意」。师曰：「善哉」。遂留一宿，得名「一宿觉」；其实他在未宿时已觉了。对答如流，发自性真，若非真悟，那能有此境界，有此智辩！

### （三）怎样调伏其心？

伏心，是指「如何降伏其心」？我们的心，天天高举，难以驯伏，所以修行必先修心，心未能修，即未能伏。心，有真心和妄心，一念妄起，无明迷云，遮蔽真性；若能控制妄念，迷惑不生，云开月朗，真心显露，即同如来。经中指出降伏其心的方法，即在「不住於相」。如以六度中的布施来说，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」。菩萨布施能做到不住於相，必须具三个条件：第一不执我为能布施的人；第二不执对方是受我布施的可怜愍者；第三不执中间布施的财物。如果不达诸法性本空，勘破四相，有此三个执情，都变成了世间人做善事的心境，有报恩妄想，功利观念，其心便不能降伏，即妄心用事，心猿意马，难以控制；而菩萨修得金刚一般的般若智慧，无比锋利，体达诸法，三轮体空，扫荡执情，扬弃功利，

所以才能降伏其心，行於佛道。

有人未明其理，或者要问：既然万化如幻，三轮体空，那么纵使布施许多，也是没有用的，还有甚么功德？甚么福报？如此则修行做好事，岂不要变白做而徒劳无用吗？这在经中的深意，恰恰与俗人的浅测相反。经意是说布施做好事的人如果心境不化，有了贪念，那 虽用了很多财物布施，所得的功德福报，还是有限得很；如果能依大乘空义，观空事物，扩大心境，那么虽然布施小财小物，其所得的功德福报，反而是广大无垠的。所以经中说：「若菩萨无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」。亦如十方虚空一样，用有限度的心，是无法测知它的量度的。昔有贫女施一钱买油点灯以其心诚，寺主为其祝福，其所得福，无有限量，通於佛海；而一皇太后献出许多财宝，布施供养，只因其心高举，寺主不为祝福，其所得功德，反而极有限量，以人天福果，报尽还堕。「无住生心」与「心有所住」的区别，就在这只。

上面所讲的如何发心、如何住心、如何伏心的三个问题，都离不了一颗心，可见学佛注重修心的所在。因为这个心，时时与我们一起，可是我们时时不注意，时时不知，被它瞒过，结果听它盲目的狂走或发展，造出了许多罪行，招致了许多苦果。为了这个心的不争气，佛在经中说了一个好的比喻：从前有人娶了四妇，待第一妇特别好，几乎没有她便活不下去；对第二妇亦好，但比第一妇稍差；待第三妇不好不坏；对第四妇很差，非常苛刻，不加一点爱惜，但她小心服侍他，寸步不离。后来这人病了，医生说他命在旦夕，他在病榻感到如此死去，似太寂寞，於是问第一妇道：「我待你最好，你能伴我同死吗」？她不肯死，推辞说：「生时好，死了还谈甚么好不好」！他叹了一口气，向第二妇道：「我待你亦不薄，你能同我一起死吗」？她答道：「我有美丽的面容，你死了自有别个来爱我，谁跟你死？跟你死未免太傻」！他又感叹一声，问第三妇道：「你呢？能伴我死吗」？她藉口他死了要顾家，也难以陪他死，只答应他棺材抬出，送他一程。他在病榻孤独，神情更苦，望望第四妇，心想我平日待她不好，不要问她吧，她一定不肯陪我死的，心灵上感到无限的凄独，谁知第四妇自动毅然地说：「妻以夫为贵，夫要妻死，不得不死，如君要臣亡，不得不亡，我就伴你死吧」！这人听了心里欢喜，却懊悔平日待她太差，就在无限感伤中瞑目了。

佛陀把这比喻合法来说：第一妇待她最好，但不肯跟他同死，如人待自己的身体最好，穿红著绿，抹粉涂脂，不断地装扮，死时却不能陪他同去；第二妇要转嫁他人，如金钱钞票，死了都给人拿去享受；第三妇喻人死了，只有家眷送他一程，流几点不知是真是假的眼泪；第四妇比如我们最亲近的妄心，终日一起，却视如无亲，任它放恣造罪，贪爱声色，未能降伏，到死了才跟你同去。真是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」了。这个比喻，含有多量的人生哲理，我们如用心观察，加以注意，不难做到「降伏其心」的工夫了。

金刚的奥义，唯证方知，本非文字语言所及。昔有法师讲金刚廿余座，遇一禅师问他：金刚经是谁说的？法师抗声曰：禅师相弄，岂不知是佛说耶？禅师引经道：「若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则为谤佛，是不解我所说义」：如何你说此经是佛说？反之，若言此经不是佛说，则又是谤经。请大德说看。」少顷禅师又问：「经云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且道此是见那个如来」？僧谓：「某甲到此却迷。」师曰：「从来未悟，说何却迷？」僧请禅师为说！师曰：「如来者，是诸法如义，何得走却！」师又曰：「大德如否？」僧曰：「如。」师曰：「木石如否？」僧曰：「如。」师曰：「大德如同木石否？」僧曰：「无二。」师曰：「既无二，大德与木石何别？」僧无对，乃叹曰：「此上人法，难以酬对」！这个法师讲经一世，尚难达经义，可见此经道理奥妙，难可尽道，现在用几千个字亦是说不了的。言外之意，要在意者体悟，自能心领神会！

(六九年稿)